

御赐“张大人”一门十二坊

□ 杨富华 王宗莲

明朝正德年间，商河县许德顺村(今玉皇庙镇张大人村)张氏七世祖张九叙被封为兵部司马。因正德皇帝(朱厚照)膝下无子，意欲立其堂弟朱厚熜为太子，因而引起宫廷内部倾轧。朱厚熜来张九叙家避难期间，九叙之弟张邦瑞对其悉心照料，两人遂结为莫逆之交。

正德皇帝驾崩后，张邦瑞一路护送朱厚熜进京登基称帝，是为嘉靖帝。为报答张邦瑞保驾护航之恩，嘉靖皇帝在朝廷之上对其封高官、赏万金，但张邦瑞坚辞不受。嘉靖帝称张邦瑞有“大人之风”，遂赐张邦瑞故里许德顺村为“张大人庄”，村名一直沿用至今。

关于张九叙的生平事迹，《商河县志》及庞佃军主编的《玉皇庙镇志》中有如下记叙——

张九叙，字禹功，号桐冈，明弘治五年举人。弘治十八年考中进士，钦点翰林院庶吉士。历任户刑科左右给事、吏科都给事、太仆寺少卿、左常寺提督、南京左金都御史、兵部左侍郎加少司马，追赠正奉大夫。

在张九叙任“户刑科左右给事”期间，宦官刘瑾凭借自己掌司礼监的权力，上欺天子下压群臣，掠夺民间土地，增设皇庄多达三百余处。有个李校尉用钱买通了刘瑾，成为刘瑾的帮凶，借势为非作歹，强抢民田。尽管民怨沸腾，但一些执法者敢怒不敢言。当正德皇帝龙案上的举报信摞成小山时才下旨查办，领命的就是张九叙。张九叙处事时不畏权贵，很快就将李校尉之流强占的民田如数追回，归还了百姓。而李校尉的“保护伞”刘瑾仍然横行朝野，并使张九叙受到极大的压力和攻击。铁骨铮铮的张九叙未被恶势力吓倒，反而团结朝内正义的力量同刘瑾之流进行了一场殊死斗争，终于在明正德五年(1515

年)将猖狂一时的刘瑾以“图谋反叛”的罪名扳倒并处于极刑，其狐朋狗党也受到严惩，朝野上下一时人心大快。

1521年，明世宗朱厚熜(嘉靖皇帝)继位后，张九叙等一批谏臣被提拔，其中张九叙即升吏科都给事、太仆少卿。

1522年调任太常寺提督，兼管四译馆。

1527年春天，天下大旱，长江水域一些河道干涸，江洋大盗啸聚山林。其中黄保、孙二两股恶势力达数百人，杀人无数，民不聊生。嘉靖帝特委升张九叙为南京左金都御史，总理江防事务，很快剿平了匪患。而此时蝗灾又起，百姓雪上加霜叫苦不迭。

张九叙巡视归来后，彻夜修拟数千言《德回天疏》，汇报灾情申请救济，终使“民仅免荒”。然而，在就张九叙平匪赈灾之后的第二年，皇上采纳了奸臣张孚敬的“荐举”，免去了张九叙金都御史职务。1529年，张九叙抑郁成疾，于农历八月初五逝于故里。如今的张大人村保留有张九叙墓地。

张氏门中在张九叙、张邦瑞之后，还出现过数位功名显赫之人，经当朝皇帝批准，相继修建了十二座牌坊——

丹桂传芳坊为张邦瑞立。

天科都谏坊、文焕坊、进士坊均为张九叙所立。

联壁坊为天顺年间张咨立。张咨曾任职



光州、涿州知州，后升任卫辉九江知府、河东盐运使司运使，刚强有为政绩突出，广受朝野百姓赞誉。

绍光坊为成化年间举人张奇立。张奇曾任望江县知县，后来任职嘉兴通判处阶州知州，都有很好的政绩。其事迹在安庆府、阶州、望江三地志书中都有记录。

世科坊为举人张曜立。张曜，历任河南府通判，顺德府知府。

登瀛坊为宣德壬午举人张绅立。

另有贞寿坊、节烈坊，分别为张九叙继室孔氏与十七世王氏祖母而立。

关于贞寿坊和孔氏，还有一段“抖衣显贵”的传奇故事——

张九叙原配刘氏，父亲是阳曲县令，先于张九叙病故。继室孔氏，原籍曲阜阙里，其父孔彦培是孔子五十九世嫡孙。孔氏共为张九叙生下四男二女。张九叙六十岁病故时，孔

氏年方二十多岁。此时家境日渐贫困。为了家人的生存，孔氏恪守贞节不辱家风，吃苦耐劳勤俭持家，平时常穿一身蓝衣灰裤，不施粉黛，不配金银，遂遭人鄙视。

一次，孔氏去亲友家赴婚宴，至宴席散时，有人取笑她说：“你看这么多剩菜，不如捎回家给孩子解馋吧！”孔氏一脸正色，微微一笑：“那太好了，扔了也是可惜！”“那你用什么盛呢？”孔氏当即撩起蓝袄说：“往这里倒！”就这样，孔氏用上衣兜了一桌剩菜往回走，宴席上的人笑倒一片。这时，孔氏忽然又转回身来，走到盛剩菜的缸前说：“算了，这样走也太让人笑话了，还是不要为好！”就把菜倒进缸里。人们再欲取笑时，却一下子呆住了——孔氏盛过剩菜的衣服上，竟然没有半点油渍和汤水，干净如新。

孔氏掸衣而去，为在场的势利小人、也为世人留下一段“抖衣显贵”的佳话，同时展现了“都堂之妻，圣人之后”面对世态炎凉，从容淡泊不卑不亢的气节。

孔氏七十余岁寿终，封恭人，立贞寿碑坊。此秩事经后人张彦广整理后，被收入《玉皇庙镇志》。

(文章配图为吕星辰摄，特别感谢玉皇庙镇人民政府对本版支持。)

根据古代阵法，人员集合以后，第一阵四路人马，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对跑“十”字阵，也叫十字街，跑到中间后再串花跑；第二阵“六海眼”，也叫太极阵，转圈跑；第三阵，为了迷惑敌人，开始变化阵型，被叫做“盘长舞”，像做盘扣一样来回盘花。人员多的队伍有八路纵队，摆成八卦阵，也叫“八趟街”。原来还有“牛鼻圈”“双石榴”“灯笼挂”等多种阵势，还曾经有过唱词。

随着经济的发展，劳动力的转移，很多青壮年外出打工，人员锐减，但场面依然火朝天，服装与道具更加丰富多彩。我们村的秧歌从不排练，大喇叭一招呼，爱好者立即响应，在“这是个义和事儿”的思想观念下，一切水到渠成，秧歌头负责场内一切演出事宜。

我曾经跟着村里的秧歌队，参加县里的汇演。种种原因导致跟队友不相熟，动作也常不一致，手忙脚乱中，只看衣服顾不上看人，结果跟错了队伍，跑了半场才发现情况不对！我也因此“声名远播”，被大家熟知……

经历三年“闭关”，我们村的秧歌终于再次重出江湖。正月十五下午是落伞的日子，大街上围满了人。跑了四五天秧歌的队员们早已腿疼腰酸，但鼓声一响，个个都条件反射一样，又欢快地跳起来，扭起来，这份发自心底的热爱，敬重跟专业演员比起来也毫不逊色。“跳啊，错过，再等一年”，声声吆喝中，鞭炮冲上天，锣鼓更起劲儿，这是最后一场，也是人员最全的一场，瞬间，街口成了欢乐的海洋。不知道谁弄来带着偏僻的太平车子，年轻人多数不会推，一推就倒。戴着瓜皮帽的“老汉”弯腰弓身推车，吃力的样子好似爬陡坡；戴着“嘎达掀”饰演的“老婆”将拉车绸搭于右肩，上身前倾，纤夫一般艰难前行。不着痕迹的表演，达到增强现实的效果，将大家带回曾经的岁月，并置身其中。作为往昔岁月的经典组合，“太平车小战队”曾组成浩浩荡荡的生产建设大军，在农忙时收获庄稼，在农闲时修河挖沟搞水利建设，常年遍布于田野，忙得热火朝天，为农村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
头戴老太太夹板黑色帽，耳挂鲜红长辣椒，脸涂白粉，大红嘴唇，身着偏襟青衣，黑色扎腿裤，左手挎小馒头筐子，右手摇着破蒲扇，使劲儿腆着大肚子的丑角最有趣。有力的长腿前后左右摆动的幅度格外大，带动着一群黑灰涂脸的孩子，扭动得轻松愉悦。围观的人群拥挤着、大笑着，还有的被拉进去热闹一番。嘻嘻哈哈的笑声，是发自心底的轻松与快乐。

平时不善言谈的四叔，也满脸黑灰，戴破帽，穿红衣，罗圈着腿，扭得比谁都带劲儿，还不时来个倒立。儿子抱着小孙子笑眯眯地跟着扭，大孙子拿着小鼓笑得前仰后合。围观的四婶哈哈笑着，说只有正月十五闹玩儿的日子，才可以看见四叔顽皮的一面。痛失爱女的二嫂，也在公婆的鼓励下，精心打扮，拿出压箱底儿的秧歌服，和二哥一起加入秧歌队，跟着跑秧歌的日子里，她精神放松了，困扰许久的失眠症消失了。

“最后一场，错过再等一年！”一声大喊，摇铃奋起，“嗨”声四起，柔和的阳光下，火红与明黄交相辉映，温暖的春天来了。起起落落的身影中，人们的心也跟着舞动起火红的色彩。这真是：

昨日立春来意暖，秧歌万种尽风情。
浑身抖擞精神气，从今往后定从容。

(题图为渠晋湘摄。)

千年鼓乡 又启芳华

□ 万洪梅



何苦不顾个人安危呢！商河人对秧歌的热爱可见一斑，它源于骨髓深处，溢于浑身每个细胞。

鼓声一响，闲散自得的人们便像得到指令一般，立马抖擞精神，跟上鼓点，紧随头伞，扮演好自己的角色。见人影攒动，彩绸翻飞，转眼跑满大街小巷。俗话说，上到九十九，下到刚会走，人人都能扭一扭。元宵节期间，叩击心房的锣鼓声不绝于耳，穿越旷野和村庄，穿透林立的高楼，将商河大地上一颗颗热烈的心连结在一起。只要推开家门，循着鼓声，沿着街道寻去，处处是悦动欢愉的矫健身影。

看秧歌最热闹的地方，除了全民健身广场，还有济南今朝酒业有限公司。这里星光熠熠，曾六赴南极地区进行摄影创作的大咖——侯贺良、渠晋湘夫妇来到了演出现场。

朴素的穿着，低调的姿态，一心追随演出队伍，专注于创作，常让他们淹没于人潮中，但若是懂得，观其装备，便知高手驾到。随着四面八方的秧歌接踵而至，两位大师也不断变换着位置和姿势。我悄然跟随，或者蹲拍，或者观察学习拍摄角度，时时瞅准机会偷偷看两眼大师的片子。对于我这样的摄影小白，两位大师始终保持着微笑，耐心地为我答疑解惑。所谓大隐隐于市，我觉得他们才是真正摄影人，其专业、敬业与乐业的精神和态度，让我受益匪浅，才够快哉。

我全程看着他的努力，对他的遭遇感同身受，还用想象给他加上了“翅膀”，竟不由笑出声来。他挠了挠头，瞥了我一眼，无奈地笑了，转身时朝我摆了摆手，示意我跟他走。他疾步来到不远处的小树林，俩手一扒，双脚交替上行，完美演绎了猴子爬树。年轻真好啊，这轻功般的动作令人羡慕不已。这动作，我曾经轻车熟路，而今只能慨叹“好汉不提当年勇”。

转眼间，稀疏的树林，换了风景。每棵光秃秃的树杈间都“长”满了人。我有点儿怀疑自己的眼睛，这是爬树节嘛！悠哉哉的他们

他们依靠着枝干，有的双手抱胸，有的腾出一直手举着手机拍摄，一副副居高望远、得意洋洋的模样。比起站着的人们，这可是贵宾席位！小伙子见我发呆，好心提醒道：“快上来呀！在下边看后脑勺？欣赏人家棉服？还是看鞋后跟啊！”我摇了摇头，天上什么时候下雨不知道，自己这笨拙的身子还是一清二楚的。

本以为树上的是王者，不经意抬头远望，几十米外楼顶上的一幕，直接唬住了我的眸子。那片高耸的水泥林顶，栽满了“小树人”。那“会当凌绝顶”的身影，令人倒吸一口气。更令人眼晕的是，一个胆大妄为的身影安然端坐在鎏金瓦顶上，颇有拿命看秧歌之势。赛场边的几株“小多层”也无一例外，人们排着队，抓着消防梯，蚂蚁搬家一样，缓缓向上蠕动。不能成为现场八万观众之一，加入线上六百万观众，也会收获不一样的精彩，

“头伞”是秧歌队的核心与灵魂。英俊的面庞配饰黄绸紧束的丸子头，白发披肩及腰，长须垂到胸前，飘然若仙。身穿白袍，腰系黄带，下着宽松大红灯笼裤，足蹬一双白色运动鞋，一招一式神采飞扬，映在人们惊喜赞叹的目光中。手中摇铃咣啷啷，内旋外展，扬臂飞腿，时而齐头并进，时而分散开去，时而遥相呼应。一个个潇洒灵活的起身转身，一帧帧镌刻进记忆的长河里。最后煞鼓的“头伞”是全场焦点，也是伞中精英。万众瞩目中，紧张激烈的鼓声里，一套动作行云流水，晶莹的汗珠顺着额头滴落，笑语盈盈下，喝彩声、掌声此起彼伏。由青壮年组成的小鼓队威武雄壮，和着震天动地的大鼓演绎出整齐划一的磅礴气势，厚重与清脆相融，浑然天成，亦是“此曲只应天上有”。又见棍与鼓的敲击中，敏捷的身影闪转腾挪，似翻江倒海，蔚为壮观。

高高在上的踩跷队，令人心惊胆战。那些一歪屁股就可以坐到墙头休息的“瘦高个儿”，踩着节奏，不断变换舞姿，或者像麻雀一样连续前跳，或者蹲下身子连续后跳，或者突然一个劈叉让大家的目光从高空跌落尘埃。

更高超的炫技，要数飞越障碍物了——两张长条大桌子高高摞起，大家仰视这不可思议的高度，纷纷屏气凝神，突然一个飞身，高高越过之后，应声落地，紧张的气氛瞬间被燃爆，掌声、喝彩声似响雷滚动。添脂抹粉或者戴墨镜的大姑娘、小媳妇，踩的相对来说矮点儿，腰间红绸分于两手，随着节奏左右摇摆，偶尔一个媚眼，一个微笑，泻下似水柔情，任由评说。队伍尾部是丑角组合——被称为“赖子”的一家，这也是秧歌队最后的高潮。

锅底灰是主要的化妆用品，满脸抹得黑乎乎，衬托得骨溜乱转的眼睛滑稽可笑，令人忍俊不禁。他们踩着鼓点儿，那夸张的表情和动作，似喜剧还要有喜剧色彩。

商河鼓子秧歌有两千多年的历史，起源有多种说法。鼓子秧歌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杨克圣先生介绍，其起源于战争的说法是有明确定论的。“大鼓”代表总务部，“伞”代表身先士卒的元帅或者冲锋陷身的大将，紧随其后的“小鼓队”是上阵的士兵——右手的打鼓棍代表武器，左手的鼓子代表盾牌，攻防的同时自我保护。而战争在任何时代都是残酷的，没有局外人。所以，自古以来，巾帼英雄层出不穷。秧歌队自然也有，“女花伞”便是女将，“花角”是女兵，以前手里拿的是拂尘或者长绸子，现在都拿扇子了。

大鼓一声震天响，大锣、大镲、大铙、小锣等乐器也咚咚咣咣起来，各自发声，却协调统一。“嗨！嗨！嗨！”的豪迈声里，四路纵队似滚滚潮水一起奔涌而来。

商河之美

□ 蔚忠心

楼拔地耸云天，夜晚灯照日出山。
疑是仙景降人间，近观风光商河县。
昔日商城草无边，今日鲜花城满园。
美景星辰数不清，独有商河记心间。

归家

□ 孙春

舔舐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，
咀嚼着家的味道。
炊烟袅袅，送走了多少岁月，
唯有一笺情丝不曾隔断。
脚下的每一寸土地，
都烙刻着祖祖辈辈的信息。
拥抱清晨的第一丝东风，
重温春天的深情，
柔柔的拂过我的心。
你把我的童年唤醒，
柳笛声声，纸鸢轻盈，
这样的场景时常萦绕在梦中。

推开久闭的家门，
我融进绿色的麦野。
绿意盎然的大地和我一同呼吸，
似亲人倾谈，又若故友重逢。
让蓝天斟一壶岁月的老酒，
我和时光同醉……
归家，
把沉睡的灵魂唤醒……

在春天，邂逅

□ 李芹

不经意一瞥
阳光邂逅了时间
岁月的诗篇抖落了，冬夜
扉页写满等待
绿色作铺垫
捡拾起一地玉兰
香气被搁浅
雨丝点染山的别离，无言
而我
只是一个游客
路过你的春天

望月

□ 于海

半桥黄韵半池酣，
林远更深月愈圆。
今月不谙明朝苦，
只留清白照心间。

春分

□ 何愿斌(安徽)

双燕归来，均分翅膀
寻觅失散的桃花
隔叶黄鹂的切切里
养蜂人布阵，蜂群抢占山岗
我只需一方小小庭院
母亲搬出矮凳，摘拾菜薹
我在砧板上竖立一枚鸡蛋
验证公平的日光

欣闻今朝酒业2款白酒荣获2023齐鲁白酒优级和酒体设计优质奖——

□ 吕丙霄

二月东风润杏时，春来消息获奖知。
麦丘古邑何曾老，滴水韶音优在斯。
馥郁醇香传国市，清醇喜醉百年诗。
今朝精典赋题示，多少鸿篇颂敬辞。